

社會小說

新新外史

(三)

新外史

胡蝶著

第二十一回 練陸軍士卒同甘苦 打土匪觀察立勳名

謝倩雲自嫁過凌子冲。魚水調和。愛情甚篤。對子冲前妻的子女。更是撫如己出。間媛癡寒。因此倩雲的賢名。宦場中莫不知曉。連銘子盤中丞。也不時遣自己太太。到子冲院中閒談。有時候也請倩雲到後宅裏吃飯。因此這兩位太太。感情很好。銘太太定要同他拜乾姊妹。倩雲始而不肯。說太太比我大着十五六歲。我認你作乾娘。也差不多。怎敢當姊妹的稱呼。銘太太笑道。這不是論歲數的。你是我們的老夫人的夫人。按說我還當管你叫師娘呢。莫若免了客氣。老老實實的。認作姊妹。是再好不過了。倩雲當時未敢應承。銘太太又向子冲說知。子冲一想。東家太太的意思。也不好過於違拂。便答應着向倩雲疏通。倩雲見丈夫之意。只得允了。從此姊妹二人。走的十分密切。有時倩雲託一點事。銘太太立即照辦。過了沒有兩個月。藩署果然懸出牌來。許輔清飭赴九江府新任。除清是了。自是欣喜已極。一面到撫署各署叩謝辭行。

一面謁見子冲。再三申謝。又託天麒在省中格外關照。不時通一個消息。好保護自己的前程。諸事妥當。然後挈眷赴任。這時候九江府。忽然起了一幫土匪。爲首的姓藍。叫藍田玉。綽號藍面虎。本是學生出身。不知怎樣變成江洋大盜。嘯聚了五七百人。在潯陽江一帶。打劫船隻。搶掠商旅。出沒無常。九江府有一名參將。手下有兩營兵。全是綠軍。非常的腐敗。槍械又不齊全。所用全是老式的前膛槍。平日又無訓練。兩營人名爲一千。其實連七百也沒有。參將是一個旗員。名叫德立布。由前清門侍衛外放的。拉弓射箭。倒是他的本行。要說到放槍。他只有一桿烟槍。用的很熟。朝夕不曾離手。自許輔清到任。對於他這綠營員額。很想澈底的查一查。這個風聲傳出去。德立布真有點着了慌。暗中託首縣進去替他說情。許了五百兩銀子。一件貂褂。纔把這事搪過去。偏巧他的官運不佳。潯陽江中又出了海洋大盜。際清只得將他請進府來。籌畫防剿之策。當日際清初到任時。德立布託病未見。此番纔是初會。按前清的官禮。副將參將。同知府平行。對道台却是上司。應當遞手本。行庭參禮。因爲道台全掛兵備頭銜。所以必須如此。但是沒有道台的地方。知府却有調兵之權。參將也得受他的節制。因此德立布見了際清。一口一個太尊。不敢妄自尊大。際清仔細看他

。已經有五十開外了。身量不低。五官倒也端正。只是吸鴉片吸的焦黃精瘦。縮背拱肩。並沒有一點武人氣度。穿的一身行裝。開氣袍子。銀鼠出風的對襟馬褂。此時已是二月中間。天氣漸暖。看德立布神氣。穿着一身皮衣。仍有畏寒之態。際清心說。這樣子如何能够衝鋒打仗。剿辦土匪。只好放在屋裏。吸大烟罷。但是面子上還得敷衍。忙含笑拱他上坐道。兄弟無事。也不敢勞動參戎。如今咱這九江界內。出了巨寇。鬧得商旅不安。兄弟是一文官。那有剿匪能力。只得請參戎來。領教一切。德立布答道。太尊自請放心。量這小醜跳梁。算得甚麼。末將已有布置。明天派上兩隊人前去剿辦。保管馬到成功。不費吹灰之力。際清笑道。但願如此好極。到底也不可太看易了。古人云。驕敵必敗。聽說那姓藍的匪人。十分了不得。他手下黨羽不下六七百人。貴營兩隊有多少人。倘然不能取勝。反倒叫匪人看輕了。兄弟是文官胆小。不能不多此一慮。還望參戎鄭重一點纔好。德立布道。將在謀不在勇。兵貴精不貴多。末將派兩隊人。雖然僅有二百之數。要打起土匪來。足可敵他一千多。請太尊萬安。但聽紅旗報捷就是了。際清聽他吹的這大牛。也不便再往下說。反倒極力頌揚了幾句。這是一種極壞的作用。心說不能取勝。看你拿甚麼臉來見我。德立布退了下去。立刻

調兵遣將。在他的意思。不過虛張聲勢。明知道賊在江中船上。有時上岸來打劫。也不過忽去忽來。決不肯在陸地上久住。他只點一二百人。分紮在潯陽江邊。等着賊上了岸的時候。一聲不響。只遠遠的巡哨。到看他們打搶某村某鎮。專候打搶完了。賊上得船來。他們一面在岸上鳴槍示威。一面尋至被搶的村鎮。去索酬勞。如果不給酬勞。說翻了再搶一個二回。主意打定。先傳進了兩個守備來。這兩個守備。便是綠營營長。一個叫賈作威。一個叫白得勝。二人進來先請過安。垂手侍立兩旁。德立布道。目前海寇猖獗。搶掠商民。太尊同我商量。要立刻剿辦。你二人身為營長。責無旁貸。應該怎樣勦法。先對我說明了。然後好下動員令。白得勝先回道。回統領大人話。他們是水寇。我們是綠營。難道還能泅水去勦賊麼。這種軍事。卑弁實在不敢妄參末議。請大人吩咐罷。叫我們怎樣勦。我們便怎樣勦。至於法子。實在想不出來。德立布被他這一頂。心中好不自在。便發話道。常言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你們吃皇上家俸祿。到了有匪之時。却推三阻四。這話說得出嗎。好好。你既不願勦匪。請下去罷。我這裏用你不着。白得勝果然請個安。竟自退下來。賈作威一看這神氣。心說我別再碰他的釘子。得先探一探他的口氣。再定行止。想罷走過來。也請了一個安。

問道。請示大人。這次勦匪。是真勦。還是假勦。德立布心中一轉。這小子問的真壞。我也得考考他。隨答道。真勦怎麼樣。假勦怎麼樣呢。賈作威道。真勦必須衝鋒打仗。同匪見一個上下高低。總要擒斬首從。一律肅清。纔算盡了勦匪的責任。這就叫作真勦。至於假勦。不過虛張聲勢。將匪人嚇走。我們不傷一兵一卒。却不妨張大其詞。說是鏖戰幾晝夜。擊斃若干人。不但沒有一點危險。還可藉此開一篇保案。大人定然是總兵記名。就連卑弁。也跑不脫一個都司卽補。這就叫作假勦。德立布聽了這套議論。正中下懷。立時笑逐顏開。也不叫賈作威在地下站着了。立時携了他的手。拉入自己烟室。先叫他坐下。然後自己一壁吸着烟。一壁向作威笑道。你老哥真不愧是一位老軍務。方纔所說的話。同兄弟的意思。毫釐也不差。你想咱們這綠營。本來有名無實。兩營不足一營人。又全是些老弱殘兵。那裏能去勦匪。何況匪在江中。咱在地上。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。偏偏許太尊要將這個担子。加在兄弟身上。兄弟想這原是升官發財的勾當。所以應了下來。同你老哥的打算。原是一般。那知白得勝這人。昏天黑地。他竟認成真去勦匪了。豈不是笑話麼。賈作威躬身道。大人識見高明。有何差遣。卑弁必能努力報効。德立布吸着烟。面授機宜。賈作威不用說。自然是心

領神會。連聲答應是是。卑弁今天便調隊前往。只是上月的餉銀。還要求大人恩賞下來。常言人馬未動。糧草先行。這二百人。每日要吃飯。米麵總要預備一點纔好。德立布聽了。大笑道。你老哥這樣精明的人。怎到說出歇話來了。如今奉天承運。前去剿匪。無論到了那裏。全是算食壺漿。以迎王師。還用咱們自己備飯嗎。也罷。大家零用。總要使幾個錢。我這裏有八十五兩銀子。是預備買烟土的。先給你老哥拿了去。作爲零用罷。我這可稱得是先公後私了。賈作威連忙請安道謝。德立布將銀子交給他。然後告辭去了。先把手下的五個隊長。全叫上來。每人給了八兩銀子。吩咐他們如此。衆人會意。俱各下去點名。每一隊中。按人名冊子。應當是一百人。其實連五十也不够。不過四十上下人。點齊了。便下令開至潯陽江邊。在遠遠的幾個村鎮上分開了。也有住廟的。也有紮營棚的。到了以後。賈作威便差護兵。拿着自己的片子。去拜各村董鎮董。各舖家。各富戶。請他們來商議籌餉。這些人見是官來拿片子請。誰敢違背。立刻全到景泰鎮西邊一個關帝廟中。拜見賈營官。營官見了面。不說旁的。先叫他們籌餉。預備火食草料。我們此次來。是奉了參將大人的令。前來剿匪。保護你們。你們萬不可吝惜小費。這些人諾諾連聲。又問他帶來多少兵。賈作威說一共

五百人。每一頓吃白麵。得照着三百斤預備。吃大米。也得兩石七八斗。大家聽了。俱都吸一口涼氣。心說這大的嚼用。日久天長。誰能管得起啊。賈作威見他們作難。便出主意。叫他們折價。還可以略省一點。三百斤白麵。折成九兩銀子。三石白米。折成八兩銀子。八九一十七兩。再加上柴火草料。折作五兩。每一天要二十二兩銀子。鎮董邱隅。再三懇求。請減爲十五兩。賈作威那裏肯應。後來作好作歹。算是每天二十兩說定。大家走後。賈作威將五個隊長把總叫來。吩咐每天一隊發三兩銀子。作爲火食費。大家答應着下去了。從此按天領錢。好在一隊不足四十人。那地方大米很便宜。一兩八錢銀子便能買一石。一石大米。差不多够吃五頓的。四吊老錢能買一百斤白麵。也够吃四頓的。其餘菜蔬柴草。俱是很賤的。因此飲食一節。到是足足敷用。不過內中只有一樣難處。凡是綠營中的人。自官長以至伙伕。全有一口鴉片烟癮。彼時烟禁初興。在外省中仍然是烟館林立。四個銅板。便可以買一份。那些當兵的。每人每天。至少得有一份大烟。能勉強活着。要不然便癮得要死。不吃飯還可以。不吃烟簡直不成。因此每一個兵丁。一天得發給五個銅板。專預備買長壽膏。差不多他們每人。全隨身帶着一枝竹子烟槍。躺在地上便吃。總是兩三個人就對一盞燈。圍着



景泰鎮左右。差不多這地鋪的烟館全擺滿了。原來這景泰鎮。離漳陽江很近。乃是一個磁器發莊的聚處。只大磁店一項生意。便有五六十家。那一家買賣連銀帶貨總值幾萬的。乃是九江最富的一個鎮店。那藍田玉久已想到此光顧。飽飽的掠取一回。只因離府城太近。知道城裏有兵。所以不敢輕動。不時派人到景泰鎮探聽消息。也是活該該鎮倒霉。假如要沒有綠營到此剿匪。袖口裏的老虎。到還可以嚇人。自從賈作威率隊到此。這一羣丘八太爺。終日在野外實行躺在就地的槍操。長槍放在身後。短槍擎在手中。對着探海燈大放綠氣礮。一個個興高采烈。試演得法。探子回去。報與藍田玉知道。藍田玉哈哈大笑道。我自當他這兵有甚麼本領。原來就會演習烟槍。好好。明天午後登岸。以一百人看守船隻。以三百人搜掠商家。以二百人對付那綠營兵丁。只須如此這般。到不必在鎮上殺害他們的性命。衆人領令下去預備。到了第二天。這二百綠營兵丁。早飯吃的是大餅。吃完了餅。各人尋各人的烟鋪。正在鎮外吐霧噴雲。忽然一聲胡哨。不知從何處擁出好幾百人。全是青布包頭。青布短衣。也有拿快槍的。也有拿手槍的。也有拿馬刀的。一擁而前。把景泰鎮圍了一個風雨不透。這些丘八太爺。癡未過足。那裏站得起來。又被這些人一嚇。也有痢出屎來的。也有撒出尿

來的。也有爬在地上。亂哼哼的。也有勉強掙扎。纔坐起來又倒下的。他有勇猛一點。站起想要開步走。走了兩三步又栽倒的。那些賊大爺到不客氣。把這二百人。一個也不剩。全用繩子細起來。兩個人背着臉一細。只細手。不細脚。將烟槍插在他們身上。兩個隊長作一細。五人餘下一個。把營長算上。也到正好。一共細了九十六對。內中只跑了一個人。暫且不提。藍田玉督着隊。到鎮裏飽掠一回。一家也不會漏。淨現銀子。一共搜了七八十萬。還叫各店的人。用荆條筐抬着。替他們送往船中。那九十六對綠營兵。用鞭子打着。一同行走。一個正走。一個倒走。那裏走得動。到底鴉片烟鬼。那裏禁得打。只得往前拚命。好在離的不甚遠。不大工夫。走至江邊。藍田玉等把銀子全排好了。還不肯放送銀子的走。對他們笑道。你等暫且留步。我今天替你們出一口怨氣。也不白取你們這一筆大財。說罷命把營長賈作威牽過來。罵道。我把你們這一羣害民賊。吃着國家的俸餉。不會舉槍。不敢放砲。就會吃鴉片烟。還要到處騷擾商民。叫人供吃供喝。還供你們大烟。今天犯到你藍田玉手裏。還想活命嗎。可憐賈作威要想跪下磕頭。央告央告。偏偏背臉綁着。兩人的腿。全都不能跪下。只可嘴裏親爹親爺。活祖宗。甚麼大喊叫甚麼。求他饒命。藍田玉冷笑道。我本想

用馬刀。把你挨着個兒砍死。聽你們央告得怪可憐的。本大王發了惻隱之心。纔說到這裏。賈作威便接口道。把我們全釋放了。藍田玉道。是不是。全推到潯陽江中。上龍宮海藏去吸大烟罷。賈作威叫了一聲媽呀。只聽撲通一聲。早被一個有力的賊目。在他身後用力踹了一腳。端端正正。踹到潯陽江中。緊跟着撲通撲通。把那九十五對大烟鬼。也一律推下去。看熱鬧的商人。竟自忘了本身是失盜之家。如暴雷一般。喝了一聲采。藍田玉吩咐解纜開船。欸乃一聲。順着潯陽江流。如風馳電掣一般的去了。岸上送銀的人。白瞪着眼。看那船越走越遠。再看江中。只冒泡兒。却未浮起一個人來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只因藍田玉的爲人。極其狠毒。他本來就恨官兵。再看這些人是一羣鴉片烟鬼。他心中更恨。想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推到江中。又怕有會泅水的。反倒借此得生。因而預先傳下令來。將這些人俱都成雙捉對的。兩人捆成一個。又背着臉。及至推到江中。兩個人互相掙扎。越掙扎越往下沉。直沉到江底爲止。彷彿每人身上墜了一塊石頭。非等死就。決不能浮上來。休想跑脫一個。這個法子。真可稱毒辣無比了。再說這一營之中。只有一個伙伕不吸烟。並且兩條腿非常的快。外號叫飛毛腿牛二。他烙過了餅。伺候大家吃罷飯。全都過癮去了。下剩了有十幾張餅

。他吃飽了還有六七張。他便將這餅帶在身上。預備餓了再吃。腰裏繫上搭包。前心揣三張。後心揣四張。並且緊緊貼着肉。纔要躺下睡一個午覺。忽然聽見吹喇叭的聲音。他還以爲是齊隊呢。及看見賊人圍上來。說了一聲不好。撒開腿便跑。跑着跑着。被賊人看見。連放了兩三槍。全打在他後背上。却未傷着分毫。賊人見打不倒他。很是詫異。還以爲他必是金鐘罩。鐵布衫。再不然便是會甚麼法術。又兼他步下如飛。趕也趕不上。便索性放他去了。他一氣跑十五里路。直跑到九江城下方纔止步。略息了片刻。喝了兩口涼水。又如飛的跑進城去。直奔游擊衙門。到了門房中。請他趕緊回大人。門房看他這種樣子。那裏肯替他回。他急了。把自己穿的小棉襖脫下來。將貼身的烙餅取出來。給大家看。裏面臥着三個槍彈。他說道錯非這幾張餅。我沒得命了。這是軍情大事。眼看着賊人就到城下。還不快回大人。倘然有一個風吹草動。那時可別瞞怨伙伙不來通報。門房見這情形是真的。也不敢怠慢了。立刻上去回。此時德立布大烟正吸得高興。家人上來回道。現有賈營裏伙伙牛二。有緊急軍情。要面稟大人。德立布嚇了一跳。忙把烟槍放下。吩咐帶他進來。少時牛二進來。雙膝跪下道。伙伙牛二。給大人叩頭。德立布躺在竹牀上。也不動彈。只問了一句。有甚麼事

快回。牛二回道。現有一千多賊匪。俱都帶着快槍。把景泰鎮團團圍住。賈大人的一營人全被他們捆起來。聽說搶完了景泰鎮。便要一直進城。小的死裏逃生。特來報信。請大人早作準備。牛二的話尙未回完。就聽得乒乓。啾啾嘩啾。啊呀媽呀的嘈成一片。你道這響聲全是甚麼。原來乒乓是把烟槍扔了。正扔到烟燈上。啾啾嘩啾是燈碎了。帶累的連烟缸烟罐俱都碰倒。啊呀媽呀。是德立布被這一嚇。口裏發出來的軍令。可憐他立時連坐也坐不起來了。躺在牀上。只剩了哆嗦打戰。一旁站立的家人。一面替他收拾烟燈。一面抱怨牛二道。大人癡還不曾過足。你何必說的這樣凶。還不快滾下去。牛二磕了一個頭。連忙退下。這裏德立布磨手搓掌。急的滿頭是汗。也不癡了。吩咐家人。快請太太姨太太老爺舅老爺。少時大家全到了。德立布顫顫巍巍說道。不好了。賊殺進城來了。你們快把金珠細軟。收拾收拾。把咱衙門的兩輛車套好。再雇幾輛車。我們一同出西門逃命。賊一定進東門。事不宜遲。快快收拾。我此刻心緒亂了。再遲一刻。可就來不及了。大家一聽他這話。七手八腳。亂收拾一陣。正在搗亂之際。只見家人慌張進來回道。首府許大人。首縣姚大老爺。俱都來了。一直進來。急等大人說話。這又是一道催命符。將德立布嚇了個發昏。不敢說見。又不敢說

不見。正在爲難。又一個護兵進來。說知府大人。在前廳跺脚着急。立等大人出去說話。德立布到此時。醜媳婦也得見公婆。無奈兩腿打戰。又走不上路來。只得叫家人同護兵攙扶了。彷彿唱洪洋洞的架式。蹭了出來。纔到前廳。許際清早起上來。衝着他冷笑道。我的德大哥。德大參戎。你上次是怎樣對我說的。如今竟鬧得賊臨城下。衝鋒打仗是你武官的責任。你倒有甚麼法子。破賊保城。趕緊請你傳令罷。德立布一面哆嗦着。一面央告際清道。許太尊。許大人。你可憐我這五六十歲的人。怎能衝鋒打仗。據我看咱們一齊逃活命罷。等賊人進城來。我們作官的。全要先死。難道就坐着等死麼。兄弟已經備好了車。即刻就要跑了。依我勸你府縣二公。也快快作逃命的準備罷。際清不待他的話說完。搶過來。左右開弓。先打了他兩個嘴巴。罵道喪盡天良的狗官。平日吃國家俸祿。受人民供養。如今到了急難之時。你先領頭兒逃跑。你這一跑。民心全慌了。賊人不打算進城。聽見了這個風聲。也必要乘機騷擾。好好。我先看起你來。回頭再說保城。原來府縣衙門中。各有二百名練勇。到是從本地挑選的精壯少年。每一百人中。有一個百長。有十個什長。自從際清到任後。曾詳請廣饒九南兵備道。領了五百枝快槍。早晚操練。較比德立布帶的綠營。實在強的太多。這

回際清來。便帶了一名百長。兩個什長。二十個練勇。隨轎保護。他立刻吩咐百長李魁元。取十名練勇。把住參將衙門的前後門。如果有逃走的人。立刻用繩子捆上。不分男女。不問老幼。德立布一聽這話。立時放聲大哭。際清氣急了。吩咐知縣姚秉剛。先把德立布帶至縣衙中。看管起來。省得他惑亂民心。事平之後。我必要據實詳請。革他的職。又拔一枝令箭。吩咐李魁元。去調白得勝的一營人。聽候調遣。自己賭氣乘轎回衙。不大工夫李魁元回來稟道。白得勝已經逃跑。不知去向。他那一營人。多半全是駐防旗人。此時全回家了。沒有地方去尋。請大人示下。際清聽了。益發氣上加氣。只得先將縣衙中的二百人也調了來。分布在四個城門上。輪流把守。此時却用着飛毛腿牛二。方纔他見德立布那宗沒用的神氣。所以從上面下來。立時跑到府衙。把一切情形。詳細稟與際清知道。因此際清纔着了急。立刻尋德立布說話。既見德立布這樣無能。他想到這事必須詳請撫帥。調兵剿賊。若不事前稟明。倘然真失了城池。不但九江府的前程保不住。還要治罪。如何担当得起。但是此時派誰進省去呢。賊人布滿了江中。由水路去。必至洩漏軍情。由陸地去。又耽延時刻。驀的想起牛二來。此人自稱飛毛腿。一定腳力是好的。況且槍彈打在他身上。他還能跑。看起來膽

子也不弱。便將牛二叫上來。說我這裏有一套公事。十兩銀子。你要連夜趕到省中投遞。另外有一封私信。按上寫的地址。投與徐道台徐大人。你可敢去不敢。牛二道。小人敢去。際清聽了大喜道。你既敢去。事不宜遲。立刻起身。如能取得覆信回來。我另外再賞你十兩銀子。並且將你拔入練勇中。每月有五兩銀子月餉。牛二叩頭謝恩。將文書私信一并藏在身上。出了府衙。連夜够奔南昌。趕到了不及下店。便先到撫帥衙門。將文書投進。眼看號房掛了號。然後又往徐公館。到門房。先將來意對金順說明。幸喜天麒正在家中。金順拿着書信上去回過。天麒看了信。大吃一驚。傳話將來人帶上來。牛二上來。先跪下叩頭。天麒叫他起來問道。現在的九江城。還被賊人圍困着麼。牛二道。回大人話。現在賊人並不曾圍困九江城池。天麒道。既然如此。因何信上寫的這樣凶法。牛二道。許大人深怕省城救兵不到。一旦賊人來了。無法迎敵。故此寫得烈害些。好求大人在撫帥前代爲請兵。免得誤事。天麒道。我明白了。你先下去。暫住在我門房中。俟等我上院後。有何示下。再給許大人寫信。又囑咐金順。好好的待成他。牛二請安謝了下去。天麒立刻喊套車上院。他此時同凌子冲走得很近。每逢上院。不用門房去回。一直到子冲院中。有時見撫台。也由子冲帶着他同



見。自從結親之後。銘新便委他爲巡警學堂總辦。差事雖然不算甚優。但這一堂中。也有三四百精壯青年。在天麒眼中。便認定這是將來最好幫手。先用心查考。內中有血性有思想的好男兒。共有多少。將來先把他們編入一個班中。漫漫的灌輸革命思想。俟等他們全就了範圍。時機一到。便可揭竿而起。因此他表面上。殷殷懇懇。對待學生很優。並且不時同學生演說。彼此感情。聯絡的非常密切。他現在正愁沒有兵權。如今遇着九江的事。他以爲有機可乘。立時去尋子冲。彼此見過面。看子冲辦公桌上。正鋪着一件公文。恰是許際清告急的文書。他便將私信也掏出來。交與子冲閱看。此時他二人早改口以姻兄弟相稱。因爲子冲年長。便不隨情雲一面論。反稱他爲姻兄。子冲便也不客氣。呼天麒爲姻弟。他閱罷了書信。向天麒道。本來綠營是一種無用的廢物。早就應當裁撤。似德立布這種東西。實在太可恨。方纔大帥氣的蹂躪。說將來派誰去剿賊。叫他請着王命去。先把德立布開刀祭旗。據我看九江形勢甚危。倘賊人出其不意。把城襲取了。朝廷知道。連撫帥也要担很大的不是。如今到得先派兵剿除。省得將來滋蔓難圖。成了大患。天麒道。老姻兄所見甚是。但是派何人去剿呢。子冲道。這次剿賊。必須水陸並進。你要知道。這起賊原是水寇。在陸地進剿。他